琴堂諭俗編

琴堂諭俗編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子部

雜家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國立中央圖書館籌備處印章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提要

琴堂諭俗編二卷　　雜家類三　雜說之屬

臣等謹案宋史藝文志載鄭玉道諭俗編一卷彭仲剛諭俗續編一卷雖相因而作實各自為書此本為宜豐令應俊輯二家之書為一編而又為之補論其末擇交遊一篇又元人左祥所增入以拾原書之遺者其書大抵採

摭經史故事關於倫常日用者旁證曲喻以
示勸戒故曰諭俗文義涉于鄙俚然本為鄉
里而作以文章工拙論之失其本意矣宋志
列之子部雜家而史部刑法類中又出鄭玉
道諭俗編一條不但前後重複且非獄牘之詞
亦非禁令之事列於刑法殊踳駁不倫今仍
列之雜家庶不失其實焉乾隆四十六年九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琴堂諭俗編原序

昔鄭彭二令君知鄉邑時作也大意在於先教化後刑罰使風俗知勸人皆為士君子之歸然世之作邑者往往困於文書之期會窘於財賦之煎熬齊民之道惟知有刑罰而已奚暇以教化為先務哉如二令君之待斯民亦可謂仁也已余學製宜豐每念無以及人而人之相欺相陵相鬬相奪相戕賊相訛訐以唆教作生涯以脅持立門户風俗之弊視鄭君所謂違理逆德之事彭

君所謂乖爭之端情態萬狀者殆有甚焉因歎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斯民之生未嘗無良心也其所以陷溺其良心不好德而好訟者蓋亦刀筆之習相帥成風而不自覺耳余公退之暇遂取舊編附益之以前言往行以廣二令君未盡之意凡以訟来者隨其事示之間有感悟然猶慮不能家至戶曉乃捐俸刻梓以傳使爾民之於家庭於族里於親戚朋友遞相訓告率而行之勿狃故習勿犯非法但可以遷善而

遠罪即可以昌門戶而益子孫所為不昧天亦不違此可謂自愛其身者矣爾民幸聽毋忽諸辛酉秋瑞芝亭

長天台應俊書

余曩棲翰林歷見累朝元老唯齋劉公雪樓程公草廬吳公每以忠厚之言告曰子他日為政當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為先不可習苛刻為俗吏態僕拳拳服膺未幾出宰廣州香山嘗以是為心愧莫有以副其望偶得諭俗編一書閱之皆齊民之道復有感於予衷欲刊行

而未果繼而改官潮幕初聞是郡乃昌黎過化之地天水所居之鄉號稱鄒魯喜甚至則民俗不然大以為憂嘗語諸在泮之士有復於余曰民情莫不好善惡惡在治而教之者何如耳吾潮僻處海濱韓趙去遠治人者但知有刑治於人者不知有教公欲拯弊扶傾必先有以教之者郡學舊有三令諭俗編其義本於經書其言明白簡易感人易入真化民成俗之要者歲久無存今是本得諸照磨東湖劉君英發劉君得之瑞州新昌若

重録梓以勸邦人誠大惠也余喜從其請長官僚友詢謀僉同爰究編目鄭令作之於前彭令修之於後應令又從而增益之以廣未盡之意凡十四篇始於五服圖終於積陰德中言孝友忠信務本節用之類不一而足嗟乎使人人能讀而知之又能行之則皆有士君子之行何患乎風俗之不厚哉若廣其傳則可為天下勸豈獨為是邦勸但惜其闕交朋友一條昔朱子編小學書嘗以實善行篇偶脫朋友一節為恨蓋朋友者人之大

倫以之責善也其可闕乎愚故不揆固陋竊取朱子之
意以足之庶幾有補於民彝之萬一云天歷二年歲次
己巳孟夏月承直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左祥謹叙

琴堂諭俗編卷上

宋　應俊　輯補

孝父母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所以為厚德之報也昔者周文王為子事父王季每日雞初鳴衣服至寢門外問左右曰今日安否何如左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右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左右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凡食上必自視寒暖食下問所膳然後退其後武王文王子也亦如此事文王不敢有加焉然則不孝其親而欲子孫事我以孝豈可得也昔原穀祖父年老父母厭惡之意欲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山中穀乃隨收輿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得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已自責更成純孝穀為純孫出孝子傳見太平御覽楚諺曰伯勞食母代代相承

前漢石奮為上大夫老歸

於家其子石建為郎中令已老白首每五日一歸省親入諸子之舍問侍者取其親中衣身自洗濯復與侍者不敢令其親知之夫貴者之事親猶如此況於賤者乎

晉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常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有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欲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幕中因取以供母其孝誠所感如此雖然此言其能養父母者也孝之道又

不止於能養而已故孟子曰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曾子亦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孝經曰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

孝也如此則所謂孝者又貴乎修身謹行不辱其先非獨養口腹而已今爾百姓父母在則私分異財離居各食從妻子之言忘天性之愛且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然則私貨財順妻子豈為孝乎鄭至道原編

鄭君此篇諭俗之第一事也先之以詩禮所以勸其為孝也繼之以典刑所以戒其不孝也夫五刑之屬三千

罪莫大於不孝然世固有不孝之人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何也渝川歐陽氏嘗論之曰父母之心本於慈愛子孫悖慢不欲聞官謂其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返哺一切含容隱忍故不孝者獲免於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有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於雷或死於疫後嗣衰微此皆受天刑也嗚呼王法可幸免天誅不可逃為人子者可不孝乎昔宋武帝春秋已高每拂旦朝繼母蕭太后未嘗失時刻漢太尉胡

廣年八十繼母在堂朝夕必省瞻旁無几杖言不稱老

近世陜州夏縣蘇慶文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謹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彼為帝王尚如此況士民乎彼事繼母尚如此況生母乎雖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也唯父母不慈愛而子孝乃可稱耳舜之所以獨稱為大孝者以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也蓋天下無不是底父母父有不慈而子不可以不孝彼不孝其親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

處耳漢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為人子者不幸而事難事之親則於舜與薛包之事可不勉而師之乎應俊續編

友兄弟

兄弟者同受形於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老泉族譜引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

弟孔懷言死喪則相恤也晉咸寧中大疫庾袞二兄俱亡次兄毘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氣既歇家人乃反毘病得差袞亦無恙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患難則相救也後漢姜肱兄弟遇盜更相爭死遂兩釋焉既至郡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謝罪 趙孝弟禮為賊所得將食之孝自縛詣賊曰禮瘦不如孝肥賊曉其意俱舍之 晉索靖子綝字巨秀舉秀才除郎中嘗報兄之仇手殺三十七人時人莫不壯之 衛宣公有子二人曰伋曰壽伋被譖宣公遣伋齊使盜待於路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勿去伋

曰棄父之命不可壽遂先行為盜所殺伋後至曰壽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故詩人作二子乘舟之詩思之也

毛氏曰伋宣公之世子宣公為伋娶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真文忠公曰利莫大於得國觀夷齊之相遜則區區土田金幣何足校害莫大於殺身觀伋壽之更相為死則利害得喪之微尤不足言矣　張宣公曰叔齊之讓伯夷以為伯夷之長當立無兄弟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伯夷之不受國以為叔齊之立父命也無父子之義而何以為國乎二子者寧失國而存此矣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

晉王祥王覽異母兄弟也母朱氏待祥不慈

祥被楚撻覽年數歲輙涕泣抱持之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輙與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往共之朱氏患之乃止又嘗使人以毒酒殺祥覽知之與祥爭酒飲朱氏遂奪之自後朱氏與祥饌覽必先嘗夫異母兄弟猶如此況同母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鋪廣席以次就坐有畜犬百餘共食一槽一犬不至餘犬為之不食禽獸猶如此況兄弟乎今爾百姓不明禮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秦越居雖同室迹如路人

宜知兄弟之義哉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於是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兄弟叔姪之不和皆因於爭財之不平使能少慕薛包之風豈復有爭也哉鄭至道原編

鄭君此篇諭俗之第二事也先之以死喪孔懷欲其兄

弟之相恤也繼之以急難禦侮欲其兄弟之相救也然觀常棣之末章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夫常棣燕兄弟之詩也其言乃先妻子而後兄弟何也葢兄弟之不和每起於妻子之離間故顔之推論兄弟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柳氏家訓亦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

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至背戾分門割户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為婦言所惑者鮮矣近世三衢袁氏世範亦曰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有所謂婦姑妯娌皆假合强為之稱呼非自然天性故輕於割恩易於脩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為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来者有

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為後者有多子而不以與兄弟者有不卹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亦可謂善處妻子兄弟之間者隋牛宏為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

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唐平章事韓滉有幼子夫人柳氏所生也弟湟戲於掌上誤墜而死滉禁約夫人勿悲啼恐傷小郎意為兄如此豈妻妾他人所能間也然亦有婦人之賢而名兄弟之和者昔汝敦與兄同居有祖財物兄嫂必欲得之形於辭色敦妻勸敦盡遜田宅奴婢與兄自出别居但分荒園數畝後耕園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遜兄此亦祖物願歸還敦於是與妻賫金器共往還兄嫂初不知来意以為假

貧有不悅之色及見金器踴躍欲留之兄惻然感悟即逐其妻遂與弟合居焉世有因妻子而失兄弟之義者亦可以為鑒矣應俊續編

教子孫

人有子孫不問富貧貴賤皆不可以不教也臨江傅侍郎之甥孫吳氏大理寺丞之孫女也能崇義方用詩禮導其子嘗謂其夫鄒國俊曰家雖貧不可不擇師得師不可不加敬南齋先生傅聘君為誌其言而繫以銘曰儒家學脉擇師為先得師知敬子學必賢師得其人世世勿怠此脉相傳如親常在蕭秘丞兄弟書此銘謂可為世俗延師教子之法所謂教者非徒誦讀

之謂也大要使之識道理顧廉恥不作非法不犯非禮以盡人道而已古之人子未生固有胎教況已生乎劉向列女傳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姙子之時必謹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范蜀公東齋記宋君垂言嘉陵江上見二鶻擲卵相上下以接之江上人云教卵習飛也其胎教之義乎俊謂鶻禽也尚知教子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司馬公家範曰子始生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子始生未有知固舉以禮況已有知乎韓詩外傳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

唉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鄰猪肉食之說苑父母正則子孫孝慈孔子家兒不識怒曾子家兒不識罵為人父者當知此義故顏之推論教子之道有曰當及嬰孩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使為則為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謹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愛每不能然飲食云為恣其所欲宜誡翻獎應訶反笑至有識知謂法當然驕慢已習方乃制之捶撻至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於成長終為敗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

如自然俗諺曰教婦初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司馬温公家範曰人之愛子者多曰兒幼未有知耳俟其長而教之是猶養惡木之萌芽曰俟其合抱而伐之其用力顧不多哉又如開籠縱鳥而捕之解韁放馬而逐之曷若勿縱勿解之為易亦此意也然教之之法又當謹其所習昔黄筌黄居寀居實蜀之名畫手也尤善為翎毛其家多養鷹鶻觀其神俊以摸寫之故得其真其後子孫有棄其畫業而事田獵飛放者既多養鷹鶻則買鼠或捕鼠以飼之又其後世有捕鼠為業者愈趨而愈下皆置習使然也范蜀公嘗記其事且曰人家置

博奕之具者子孫無不為博奕藏書者子孫無不讀書置習豈可以不謹哉李子木書閣吟滿堂貯金玉子孫務吞侵滿堂載管弦子孫學荒淫偉哉夫子謀有閣臨竹林閣中盛羣書古人可披尋子孫登是閣不解失光陰子孫精是書坐可攀朝簪德義日以高見聞由之深君不見邉先生便其腹王先生醉其心清風颯颯傳于今又不見漢相韋賢家一經教子輕黃金語意相似因附於此畫家固不足責也近年吾郡林家巷有官至浙漕者公退之暇每呼其子相對樗蒲以消日及其死也其子竟以樗蒲敗家窮困無聊所為有不可言者昔丁文簡公度之祖顗盡其家貲以置書至八千卷

且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為吾子孫至公果為參政由是觀之范公之言豈欺我哉雖然子孫之賢不肖亦係乎乃祖乃父所積何如耳豈人力所能強教也唐盧坦為河南尉時杜黃裳為尹召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此又自本自根之論也為人祖父者宜思之

附誠齋楊文節公勸人教子弟說甞觀富貴之家子弟多不通世務及多不肖者毋

徒歸咎於子弟乃父兄不教之過也富者曰吾有金穀以遺之貴者曰吾有爵祿以遺之為父兄者皆以此為得策而不使向學為子弟者以父兄為可恃而不肯向學是故蠢爾無所識懵然無所知着衣喫飯不知稼穡艱難禮義廉恥一旦失其父兄無所倚賴敗壞其家狼狽其身者十常八九矣予謂家無貧富人無智愚子孫皆不可不教非欲其便取功名登科第以光門户且使粗知禮義廉恥稍通曉世務庶免為小人不肖之歸亦好事耳人能由是以處子孫則雖不遺以金穀爵祿彼必能自致之如其不教遺以金穀爵祿彼亦不能守之不然古人何以謂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信哉斯言也司馬溫公家範曰為人祖父者莫不思利其後世然果能利之者鮮矣何以言之今之為後世謀者不過廣營生計以遺之田疇連阡陌邸肆跨坊曲粟米盈囷倉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猶未足施施然自以為子子孫孫累世用之莫能盡也然不知以義方訓其子以禮

法齊其家自於數十年中勤身苦體以聚之而子孫於歲時之間奢靡遊蕩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娛又怨其吝嗇無恩於我而厲虐之也始則欺紿攘竊以充其欲不足則立約舉債於人俟其死而償之觀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壽也甚者至於有疾不療陰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則歸之所以利後世者適足以長子孫之惡而為身禍也頃嘗有士大夫其先亦國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嗇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納鎖而封之晝則佩鑰於身夜則置鑰於枕下病甚困絕不知人子孫竊其鑰開藏室發篋笥取其資財其人復蘇即捫枕下求鑰不得憤怒遂卒其子孫不哭相與爭匿其財遂致鬬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自訴於府廷以爭嫁資而鄉黨笑之蓋由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夫生生之資固人所不能無然勿求多餘多餘希不為累矣使其子孫果賢邪豈疏糲布褐不能自營至死於道路乎若其不賢邪雖積金滿堂又奚益哉故

多藏以遺子孫吾見其愚之甚也然則聖賢皆不顧子孫之匱乏耶曰何為其然也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云云其為利豈不大哉　應俊續編

睦宗族

親者身之所自出祖者又親之所自出則愛吾身與吾親者不可不以不尊祖推尊祖之心而下之則宗族者皆祖之遺體可不敬乎敬宗族者尊祖之義也古者聖人等人情之輕重立為五服以別親疏以定上下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旁以治兄弟歲時之間合族以食

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生則有恩以相懽死則有服以相哀然後宗族之義重今爾百姓多逆人理不知族屬茍有忿怨不能自勝則執持棒杖恣相毆擊豈擇尊長也力足以勝之斯毆之矣我富而族貧則耕田佃地擡轎負擔之役皆其族人豈擇尊長也財足以養之斯役之矣此皆風俗薄惡人倫之深害也鄭至道原編

鄭君尊祖敬宗之說深得范文正公之遺意然古人所謂睦族者豈止吾一宗而已也嘗以族服考之父族四

母族三妻族二皆吾之所當親睦者也昔晏平仲弊車羸馬桓子以為隱君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吾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是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者也若晏子者可謂能盡睦族之道矣今之人固未可盡以晏子之事責之能不傷九

族之義者亦寡矣每閱訟牒見有訟其父族者焉有訟其母族者焉又有訟其妻族者焉是何風俗之不古也嗚呼訟父之族者猶訟其父也獨不念其父乎訟母之族者猶訟其母也獨不念其母乎訟妻之族者猶訟其妻也又獨不念其妻乎觀其待父母妻之族尚如此則其待國人者不言可知也甚非令之所樂聞也執筆教訟者縱不能傳閭孝之章又豈無詩書之族典刑之老宗禮義以薰化之明理法以曉諭之使天理復還人情

不失伯叔兄弟依舊成伯叔兄弟甥舅親戚依舊成甥舅親戚爾雅母之晜弟為舅妻之父為外舅姑之子為甥舅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姊妹之夫為甥孟子館甥注壻亦謂之甥也如此則人倫歸厚風俗還淳亦令之所深望也應俊續編

恤鄰里

古者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相鄉使之相賓如此則百姓之情懽欣交通而和

睦之道著矣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蓋爲此也禮記言居鄉之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見父之執不使之進不敢進不使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其於道路則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所任輕則併之所任重則分之以至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古人所以待鄉黨之老者又如此也鄉飲酒之禮於歲十二月率鄉黨之民會聚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少

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悌之道也其有禍患則鄰里之人同其憂故曰鄰有喪舂不相相謂以聲相助里有殯不巷歌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漢萬石君居鄉里其子慶為內史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怒而不食慶惶恐請罪萬石君責之曰內史入閭里中長者皆走避內史坐車中自如豈當如此自後慶及諸子入里門常趨至家王吉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木垂吉庭中其婦取以啗吉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

聞之欲伐其棗鄰里共止之因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全去婦復還又曹節素仁厚鄰人有失豕者與節豕相似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失豕自還鄰人大慙送所認豕并謝節笑而受夫古人所以睦鄰里者如此今爾百姓以富役貧以强凌弱以少犯長豈知古人所以交鄰里之意哉鄭至道原編

晏子曰君子居必擇鄰可以避患左氏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故梁人宋季有百萬買宅千萬買鄰之語誠以

急難相恤遠親不如近鄰之密也余嘗聞眉山蘇仲先序為人疏達輕利好施救人之急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鄰里鄉黨至冬間豐熟人將償之公辭不受由是破散其祖業迫於饑寒然公未嘗以為悔而好施愈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心焉或欺而侮之公亦不變色人莫測其用心後生子曰洵老泉先生孫曰軾東坡先生曰轍潁濱先生皆顯名天下人以為善恤鄉鄰之報又聞唐貞元中海鹽縣有戴文者家富而性貪每鄉人舉債必

收利數倍有鄰人與之交易利中起利刻剥至多鄰人深恨數年文病死鄰人家牛生一黑犢脇下白毛成字曰戴文文子耻之乃求謝以物厭去其字鄰人從之既而文子以牛身無驗乃訟鄰人妄稱牛犢有字追至官則白毛復出字愈分明但呼戴文牛則應聲而至人以為不恤鄉鄰之報今之居鄰里者豈徒不能為藥公且有甚於戴文者或因侵越以起爭或以兼并而速訟由是不相往来視如仇敵豈知昔人所以待鄰里之道哉

試以往事觀之陳囂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囂藩地自益囂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慙惶既還所侵又却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囂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又如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此皆人情之所難者而二公能之此其所以為賢也且古人所以恤鄰里者為其貧富可以相

資緩急可以相助苟平時有怨無恩則臨難皆吾仇敵
如景定初大軍臨城小人倖亂時天寶鄉富人周氏為
鄰里所刼若錢若穀若金銀若衣物匹帛悉為盜有至
於窖藏之物亦無遺留雖犯者不免於刑而周之家計
亦蕩然一空矣後嘗判决此事就推其原爲諸大税家
告其畧曰富者乃貧者所恃以相資者也除伏臘供輸
之外凡可以濟親族濟閭里濟貧乏者隨吾力而行之
既平時有恩意以及人一旦設有緩急人方親附之不

暇誰肯以横逆加諸我也若多蓄之是貪又一毫之不拔是乃怨之招也是乃盜之資也非惟家不可保抑恐戕及其身為富不仁者又不可以不察是說也初判之時雖嘗備榜市心以諭衆尚慮遠鄉有未見者因附録於此以為富家不恤鄉鄰者之戒應俊續編

重婚姻

男女有别然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婚姻者禮之本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先祖下以繼後

世可不謹乎是以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之禮皆主人設几筵於家廟而受之所以敬謹重正婚禮也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幽則質之於鬼神明則證之以鄉黨然後行婚姻之禮則男女之不可以苟合也如此及婚禮既成男子親迎親受之於父母也母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教以為婦之道也既

而出於大門男先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是始也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男先而女後則從人之義也質明婦執棗栗腶脩以見舅姑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古人於婚禮之義如此今爾百姓婚姻之際多不詳審閨閫之間恩義甚薄男夫之家視娶妻如買雞豚為婦人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淫奔誘畧之風久而愈熾誠可傷也鄭至道原

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則擇婦宜重於擇壻也余以大戴禮教之其畧曰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愛孝悌不敢淫暴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豹生而有貪戾之心無養乳虎將害天下是則婦與壻之性行俱不可以不擇也故司馬溫公嘗爲之說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真文忠公曰孔子五不娶之說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閫美不外著

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如何耳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禮義之族也推是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惟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為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

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其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孔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行能有過

人者故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寡言而謹事故邦無道免於刑戮也以其兄之子妻之此可以為擇壻之法矣晉武帝以衛氏種賢而多子賈氏種妬而少子欲納衛瓘女為太子妃後惑人言卒娶賈充女果淫妬此可以為擇婦之法矣胡安定遺訓嫁女必求勝吾家者則女之事人也恭娶婦必不若吾家則婦之執禮也謹楚諺曰男婚低戶女嫁高門而今之世俗每不能然將娶婦惟問資裝之厚薄而不問其女之賢否將嫁女惟問聘財之多少而不問其壻之何如及其成親而悔之則事無及矣又有始者婦家責聘財之少而

不還其親終也壻家怒資裝之溥而欲遣其婦婚姻之家結為仇敵甚至潡閨門之變而破家蕩產者有之文中子曰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為其知利而不知義也唐僖宗時裴坦為相性儉素其子娶楊收之女資給豐厚器用多犀玉坦見之盛怒命壞之曰殃我家矣收終以賂敗而坦號太平裴相本朝范文正公子純仁娶婦歸或傳婦以羅為帳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今之人固不可以二公之事責之能見利而思義者亦少矣溫公又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

吳許升少為博徒不治操行妻呂榮嘗躬勤家業以奉姑數勸升學每有不善泣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遺義無離二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

或有惡疾　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子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或家貧凍餒　齊人劉廷式本田家鄰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闊數年廷式登第歸鄉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之家辭以疾仍以傭耕不敢姻上夫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

或喪服相仍　南史韋放字元直為徐州刺史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姻其後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

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故能篤舊或從宦遠方鮑蘓事見後遂至棄信負約速

獄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

長然後議婚既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無此悔乃

子孫所當法也婚姻家背盟者凶踐盟者吉俊昨主奉化簿時見管下結埼鎮有張漢英定親後亦如呂公卒登高第黃甲四名人以為不負親盟之報又吾鄉有定親後纔入太學而即背盟者兩人後皆不利識者鄙之但以鄉曲之事驗之便知凶吉世之人又有同姓為婚者尤為

不知禮也禮曰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白虎通以為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

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為其尊卑混亂人倫失次也惟姑舅兄弟姊妹乃是一等可以為婚而州縣官不能細讀律令者尚斷離之嫁娶不可不謹也

容齋隨筆姑舅兄弟為婚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按刑統戶婚律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緦麻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姑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姨雖於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己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壻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為婚並為尊卑混亂人倫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婚娶了無所妨予嘗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勅局看詳為如表叔娶姪女從甥女嫁從舅之類甚明白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

舅兄弟成婚斷離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又朱文忠公云自仁宗皇帝以公主嫁李瑋亦是姑舅成婚此又一證也雖然婚姻之外猶有說焉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庶人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惟庶人無之謂之匹夫匹婦後世惟力是視而已此文中子所以有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之歎也夫正家之本由於夫婦之各正治家以禮而無寵昵之偏使嫡妾之次不紊此夫之正也司馬溫公為太原府通判尚未有子夫人為買一妾公殊不顧夫人疑有所忌也一日教其妾俟我出汝自飾至書院中冀公一顧妾如其言公訝曰夫人出安得至此亟遣之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

失使怨曠之禍不興此婦人之正也宋鮑女宗者鮑蘓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去仕於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謹因往来者請問鮑蘓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姒謂女宗曰夫人既有所好可以去矣女宗曰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九大夫三士二今彼室人固士也其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去之道妬忌為首姒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内或陷子弟於惡禮曰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昔衛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國人疾之作牆有茨詩以刺其上曰不可道也言之醜也

外或生僮僕之變

晉王濬字武子諭左右人嘗於閤中就婢取濬衣服婢欲奸之其人云不敢婢云若不從我當大呼其人終不從婢乃呼曰甲欲奸已濬令殺之其人具述前狀武子不信其人曰枉不受當訟府君於天武子經年疾困此人見形云府君當去矣遂卒 史記

無所不有欲正其家者可不戒哉

齊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欲以孝公為太子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十月乙亥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戶外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鳴呼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春秋霸主而家道不正嫡庶不分身後至於此讀史者未嘗不為之掩卷歎息焉袁

氏世範別宅遺腹子宜早收養教訓免致身後論訟或已習為下愚方欲歸宗尤難處也或婢妾與人私通因事遂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辨明恐身後有求歸宗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應俊續編

正喪服

禮記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以別親踈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創大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所以為至痛極也斬衰苴杖食粥枕塊所以為至痛飾也凡生天地之閒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鳥獸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反其故鄉則回翔鳴號然後

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智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邪淫之人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鳥獸之不若也將由修飾之君子則三年之喪若駟馬過隙之易然而從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為之中制止於三年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期年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間者莫不更始焉故以朞也九月之下則漸殺之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期九月以為間小功緦麻以為殺上取法於天

下取法於地中取法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

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
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酒醴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
之喪居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編蒲
而寢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
居處者也斬衰布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
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此哀
之發於衣服者也聖人取於人情制為五服其等降如
此今爾百姓親屬相犯問以服紀年月皆言不知以此

觀之則死而不為服服而不終其制者亦多矣其去禽獸豈遠哉先師朱文公曰湖南楚王馬希聲葬父之日因食雞臛為官屬潘起所譏是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以為異事今之人乃有親肉未寒而肉食者有初喪未斂親賓賫酒飲以勞之名曰暖喪者是禽獸之不若也尚可以三年之禮責之乎雖然南齋傳聘君實之居喪蔬食遠近化之未可謂今之風俗不古也特在士夫一轉移間耳負鄉曲之望者宜表率之　鄭至道原編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言生於夷狄而知禮所以警中國不知禮者也鄭君喪服之編是固使人知有禮矣愚謂

葬祭二事尤孝子所當盡心焉蓋孝子之喪親也葬之以禮則可以盡慎終之道祭之以禮則可以盡追遠之誠世之人固有不葬其親者況望其能以禮葬之乎固有不祭其先者況望其能以禮祭之乎故司馬溫公嘗論之曰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窀穸為安宅死而未葬猶行而未得其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是舉其中制而言

之按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廬寢苫枕塊蓋孝子之心以為親未獲所安已故不敢安也南史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為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為營冢壙今世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唐太常博士呂才叙葬書曰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則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產弗毀是不擇時也又擇山水形勢

古之葬者皆以國都之北域兆有常處是不擇地也司馬溫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山岡風水也程正公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咸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犂所及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乃至終喪除服或十年或二十年或終身或累世猶不葬至為水火所

漂焚它人所投棄失亡尸柩不知所之者豈不哀哉人所貴有子孫者為其死而形體有所付也既死而不葬則與無子孫而死於道路者奚以異乎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况為人子乃忍棄其親而不葬哉大抵世之遷延不葬者多以昆弟各懐自利之心唐溫大雅改葬其祖卜人占其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入地矣後官至侍郎子孫亦為御史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偏納其賂而紿之以私己受兄之賂則紿之曰此地利長房又受弟之賂則紿之曰此地利小房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

而弗悟也倪尚書詩風水人間不可無亦須陰德兩相符若無陰德憑風水再生郭璞也難圖又曹仙姑詩曰風水山人喜脫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頭若有王侯地何不歸家葬老翁夫某山強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所不當問雖近世陰陽書亦有深排其說者惟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大觀中南劒州羅舉在太學學有神祠甚靈舉每以前程事朝夕默禱一夕神見夢曰子已得罪陰間宜亟還鄉前程不須問也舉懇之曰舉

平生操守鮮有過願告以獲罪之因神曰子無它過唯父母久不葬耳輩曰家有兄弟罪獨歸某何也神曰以子習禮義為儒者故任其咎餘子碌碌不足責也輩既寤悔恨束裝遄歸鄉人有同舍者悉驚問之輩以夢告行未及家而卒此亦可以為鑒也世世之人又有用羌人法而火化者列子曰秦之西有儀君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熏則烟上謂之登遐世人親死而焚之何異於是積習既久視以為常曾不知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揚灰之戮魯夏父弗忌獻逆祀之議既其葬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

而火焚其棺槨也又王莽作焚屍之刑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屍為大僇也哀哉令親肉未寒為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為灰燼乎言之猶可痛心況復忍為其事或曰旅宦遠方貧不能致其柩不焚之何以致其歸葬曰如廉范輩豈其家富耶漢廉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范遂流寓西川西川平歸鄉里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蜀守張穆重資送范范不受與客并負喪歸延陵季子有言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所不至舜為天子巡守至蒼梧而殂葬於其野彼天子猶然況士民乎必也竭力不能歸其柩即所亡之地而葬之不猶

愈於火焚乎溫公又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朞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云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且浮屠所謂天堂地獄者計亦以勸善而懲惡也苟不以至

公行之雖鬼可得而治乎唐人有言刺史李舟與妹書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昔伊川程先生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人有化之者自江西言之南齋先生傳聘君以孝行化鄉人亦如伊洛其門人鄒宗居喪疏食公雅敬之為銘其母吳夫人之墓且告之曰蔬食禮也更不要作佛事然嘗

聞西山真文忠公曰彼之教得行由吾之禮先廢使今之居喪者始死有奠朔有殷奠虞祔祥禫皆有祭既足以盡人子追慕之情則於世俗之禮且將不暇為之矣不復祭禮而徒曰勿用浮屠使居喪者倀倀然無以報其親未見其可也經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孝子之事親終矣祭之說亦豈止為居喪時也伊川程子曰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厚以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余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迎主祭於正寢凡事死者皆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

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或問俗節之祭朱文公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某家依之但七月十五用浮屠設素饌祭某不用初欽夫廢俗節某問公於端午須喫粽重陽須飲茱萸酒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唐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衣冠效之紙錢起於元宗時王璵古無有也

雖然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朱文公母夫人忌日着黲墨布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又丁晉公云文侍郎中孺母歸時於衣笥中得一墨衰妯娌駭而詰之云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着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

或又曰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亦當以忌日之禮自處爲人子者

可不知此意乎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唐太宗謂長孫無忌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歎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真文忠公曰人子之於生日苟無父母當以忌日自處太宗以萬乘之主能行之況學者可昧此乎師友服胡澹菴為清節先生制師之服張魏公為張無垢制友之服蔡文襄公聞朋友喪不御酒肉楊誠齋尤篤師友之義凡少時有一字之師者必謹而稱之曰某人先生未嘗獨以字稱清純劉先生卒為之制服　應俊續編

保墳墓

墳墓者父母之所由歸而子孫之所由生也父祖子孫

同氣亡者安則存者安亦其理也人所貴有子孫者為其死而墳墓有所托耳世未有墳墓不守而子孫昌盛者唐柳子厚謫永州與許孟容書曰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此惟恐亡墓為人毀伐也郭原平貿家貲貴買墳前田數十畝今之人乃有鬻其贍塋田者程伊川擇地法要使異日不為耕犁所及今之人乃有侵耕墓地者今之人乃有望其木思以為材禮曰君子為宮室不斬於邱木世人伐陰宅以修陽宅者未有不隨受其禍也視其榛棘思以為薪伐而為柴炭者何地無人登其邱墓思發其所藏者寶祐

開慶間鄉人艱食盜發人冢甚多亦有不肖子孫自發其三代之冢者亡者不得其安存者隨受其害使其先代有知亦將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嗚呼尚忍言之哉昔有富兒題壁間曰家有千萬貫一世不求人有續其後曰既深三尺土難保百年墳政為此也雖然吾嘗聞之唐人有言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虞世南諫厚葬書故後周太祖郭威屢戒晉王曰柴榮即世宗也昔吾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勿

久留宮中勿置守陵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違吾吾不福汝邵氏聞見錄張侍中耆遺言厚葬晏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葬淮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中金玉犀珠充塞盜未近其棺所得已不勝慰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其勞斲棺取金帶亦木也遂以斧碎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揚王孫贏葬之計跡矣然特一時不幸耳厚葬誨盜終不宜也夫以天子之尊猶慮及此況庶人乎後之欲保墳墓者又當於此而思之為人子孫須時月一省墳墓非但不忘祖宗亦免外人侵犯　應俊續編

重本業

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於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於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藝則可以易衣食商勤於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事父母俯以育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不能此四者則謂之浮浪游手之民浮浪游手之民衣食之源無所從出若不為盜賊即私販禁物一旦身被拘執陷於刑禁

小則鞭撻肌膚大則編配絞斬破蕩家產離棄骨肉方

此之時欲為四民之業何可得也鄭至道原編

欽定四庫全書

琴堂諭俗編卷下

宋 應俊 輯補

崇忠信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理也人理莫大於忠信忠則不欺於心信則不欺於人人能内不欺心外不欺人然後可以為人而異禽獸矣苟能力行不息則明無人非幽無鬼責天地祐之鬼神福之親族信之鄉黨敬之其在世也豈不樂哉若不忠不信懐私飾詐内以欺

心外以欺人則人理絶滅去禽獸不遠矣如此則明有官府之典刑幽有鬼神之譴責不協於親族不齒於鄉黨又何利焉三代之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皆知蹈履忠信不敢為欺何必古之時近世如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陳其人以白金百兩寄我其人死矣以金還其子子不肯受願名其子還之尹名其子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寄人兩人相遜久之又嘗親見田間一老農時當大旱人皆詐以求蠲稅

獨不肯詐問其故曰老夫田偶得蔭注實不傷若雷同
挾詐是欺天也又見一老吏有鄉人訴事於郡囑以三
十千後果得理其老吏遣人送三十千還之云此事乃
知州自判我實不曾致力不敢欺心受此錢也後其子
登科人以為不欺之報又浙西有一牙儈之子登科人
賀之答曰老夫自小為牙以至今日未嘗欺瞞官司一
文稅錢所以獲此報將來兒子受得官中俸錢亦無愧
也如此數事皆可謂不欺心不欺人者矣今每見詞訟

動飾詐欺或有偽作契券揩改簿約負財賴業設詐規利隱減財産規避賦役本因喧争便稱被打本因討索便稱打刼情態萬狀虚偽百端皆是自欺其心以欺他人豈不大可耻哉

彭仲剛續編

諭俗之為編一也鄭君先之以孝悌彭君先之以忠信孝悌忠信等為天爵不可以二道觀也世世未有孝悌之人而不忠信亦未有忠信之人而不孝悌者蓋能孝於家必忠於國入孝出弟必謹而信孔子曰忠信篤敬可

行蠻貊孟子曰孝悌忠信可撻甲兵人有天爵而不貴者皆自棄也余觀此篇特取老農老吏牙儈及無名人之事亦所以愧上一等人之不忠不信者也彼無名之人及為農為吏為牙儈者尚忠信如此況稍有名稱不為農不為吏不為牙儈而不忠信可乎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東夷之子也言生於夷狄而知禮所以警中國之不知禮者也彭君所編蓋得此意觀者可以自警矣應俊續編

尚儉素

儉美德也古人之所寳也禹聖人也帝舜稱其德曰克儉于家人君富有天下猶以儉為徳況民庶乎故曰儉徳之共也又曰儉常足人能崇尚儉素深自樽節省口腹之欲抑耳目之好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不務虛飾以喪實費食可飽而不必珍衣可暖而不必華居處可安而不必麗吉凶賔客可備禮而不必侈如此則一身之求易供而一歲之計可給既免稱貸舉息俯仰求人又

且省事寡過安樂無事故富者能儉則可以長保貧者能儉則可以無飢寒豈不美哉今世之人不知以儉為美德而反以儉為鄙笑往往縱目下之欲而不恤後来飾一時之觀而不顧實患亦可謂愚矣故富饒之家日朘月削浸以不足中人之産積逋累欠浸以貧困於是見利忘義苟求妄取兼并争奪放僻邪侈無所不為農工商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盡用博奕飲酒以快一時一有不繼立見飢凍於是相攘相詐甚至盜竊身陷刑

辟妻子流離原其所由皆不知崇尚儉素之過也彭仲剛續編

司馬溫公訓儉文曰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為乳兒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衆人皆以奢靡為榮吾心獨以儉素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為病應之

曰孔子稱與其不孫也寧固又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古人以儉為美德今人以儉相詬病嘻異哉近世風俗尤為侈靡走卒類士服農夫躡絲履吾記天聖中先公為群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於梨栗棗柿殽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

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賔常數月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
不然人皆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流俗者鮮矣嗟乎風
俗頽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又聞昔李文
靖公為相治居第於封邱門内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大隘公笑曰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
祝奉禮廳事已寛矣參政魯公為諫官時真宗遣使急
名之得於酒家既入問其所來以實對上曰卿為清望
官柰何沽酒於肆對曰臣家貧客至無器皿果殽故就

酒家觴之上以其無隱益重之張文節為相自奉養如為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嗚呼大賢之深謀遠慮豈庸人所及哉御孫曰儉

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儉來也夫儉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故曰儉德之共也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富貴遠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故曰侈惡之大也昔正考父饘粥以餬口孟僖子知後必有達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君子以為忠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棁孔子鄙其小器公叔文子享衛靈

公史鰌知其及禍及戌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萬錢子孫以驕溢傾家石崇以奢靡誇人卒以此死東市近世寇萊公豪侈冠一時然以功業大人莫之非子孫習其家風今多窮困其餘以儉立名以侈自敗者多矣不可徧數聊舉數人以訓汝汝非徒身當服行當以訓汝子孫使知前輩之風俗云應俊續編

戒忿爭

一朝之忿可以忘身及親錐刀之爭可以破家蕩業故

忿爭不可以不戒大抵忿爭之起其初甚微而其禍甚大所謂涓涓不壅將為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人能於其初而堅忍制伏之則便無事矣性猶火也方發之初滅之甚易既以燄熾則焚山燎原不可撲滅豈不甚可畏哉俗語有云得忍且忍得戒且戒不忍不戒小事成大試觀今人忿爭致訟以致亡身及親破家蕩業者其初亦豈有大故哉被人少有所觸擊則必忿被人少有所侵陵則必爭不能忍也則詈人而人亦詈之毆人

而人亦毆之訟人而人亦訟之相怨相讐各務所勝性既熾無緣可遏此亡身及親破家蕩業之所由也莫若於其將忿之初則便忍之纔過片時則心便清涼矣於其欲爭之初則且忍之果所侵有利害徐以禮貌問之不從而後徐訟之於官可也若蒙官司見直行之稍峻亦當委曲以全鄰里之義如此則不傷財不勞神身心安寧人亦信服此人世中安樂法也比之忿鬬爭競喪心費財伺候公庭俯仰胥吏拘繫囹圄荒廢本業以至

亡身及親破家蕩產者不亦優乎彭仲剛續編

人心有所忿者必有所爭有所爭者必有所損忿而爭鬬損其身忿而爭訟損其財此君子所以鑒易之損而懲忿也昔唐婁師德戒其弟曰吾甚憂汝與人相競弟曰人唾面亦自拭之師德曰凡人唾汝是其人怒也拭之是逆其心何不待其自乾又有人問呂滎公希哲字原明曰為小人所詈辱何以處之公曰上焉者知人與巳本一何者為詈何者為辱自然無忿怒心下焉者且自思

曰我是何等人彼為何等人若是答他與他一等如此自處忿心自消人能如二公之言無所爭矣晉劉伶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臂奮拳而往伶曰雞肋不足以當尊拳其人笑而止此可謂能消忿心而不與人爭鬭者也尚書楊玢致仕歸長安舊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玢批狀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名基上望秋風吹草正離離子弟不復敢言此可謂能消忿心而不與人爭訟者也魏子曰己

是而彼非不當與非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

彼二女爭桑至于滅邑

楚邊邑脾梁之女與吳邊邑處女蠶爭界上桑二家相攻吳國不勝遂更相伐滅吳之邊邑吳怒伐楚取二邑而去出後漢趙曄吳越春秋

兄弟訟田至于失歡

清河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太守蘇瓊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何如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

皆忿心使之耳況又有譁徒惡黨激之使鬭唆之使訟不至亡身及親破家蕩產不已也

何提刑耕論俗詩曰時間忿怒便行拳招引官司在眼前下獄戴枷遭責罰更須枉費幾多錢　他侵我界是無良我與他爭未是長布施與他三尺地休誇誰弱又誰強　寫狀唆人去入官入時容易出時難引人平地破家產　他在傍邊冷眼看　傷

人利已事多端唆訟尤為第一般二競力疲俱頽息中人未了又經官傳曰鷸蚌相持漁人之利春秋後語蘇代曰臣過小水見小蚌方出暴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挾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見蚌脯蚌亦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見鷸死鷸蚌兩不相捨漁父得而併擒之諺曰與人不足嗔人相論起屋鬬訟者盍亦反而思之曰激吾之鬬者必有所為也嗾吾之訟者必有所圖也吾可中其計乎思念及此則鬬訟之心自氷釋矣必不得已而至鬬鬩而至于訟畧求直可也必求勝不可也淳祐初尚書江古心萬里守吉州其勸農文有曰如里巷閒朋友

親戚間有訟或是一家兄弟骨肉自有訟某曲某直雖是見得分曉直者不必甚勝曲者不必甚負寧為民間留有餘不盡之意使親戚依舊成親戚朋友里巷依舊成朋友里巷自家兄弟骨肉依舊成兄弟骨肉其意甚忠厚也官司大率忠厚如此而昧者不察往往自縣而州自州而臺部詞訟不已必欲求勝寧不自取終凶之禍哉此亦鄉無善士以表率之禮義消亡風俗頹敗以至於此獨不見鄰邦之美俗乎渝川吳寺丞家世有典

型鄉人則之興於禮義十數年来間有爭者不質於官而質於其孫吟峯先生（夔字和卿）以其平心率物公是公非足以服人也至有畏其公議望廬而返者相與言曰寧自議讓無使吟峯先生聞之人以為有王烈之風焉嘗考宜豐圖志見邑之前輩亦有此風如無為居士蔡中奉（字伯恭）築義方書院以教鄉人訟者亦不愬於官而决於居士想見當時風俗淳厚雖有爭訟亦不如今日之甚也嗚呼中奉已矣九原不可作矣雖無老成尚有典

刑是邦大夫之賢者與其士之仁者有能化風俗而不化於風俗使鄉邑之間薰其德而善良責私鬬之斂以為牛移教訟之筆而傳孝庶不與南康廬陵宜春三郡並掌惡聲諺云瑞泉虔吉頭上插筆虔即贛州吉南康郡且不負江西道院主人為父老雪恥之意亦俊區區之所望也樞相雷丈簡公孝友之高祖新禹臣為人長者鄉里號曰慈悲居士祖就有道屢魁郡庠父孚係信由上舍登進士第居官清白長厚好德尚義新以樞相恩贈太子太保孫就贈太子太傅孚贈太子太師按圖志云自唐雷衡咸通中人至孚十一世未嘗訟人於官時以為積善之報公宜豐人也因附錄於此以為邑人爭訟者之勸

應俊續編

謹户田

常人之家每被官司追呼禁繫不得安寧者多緣户門之事田產之爭此最不可不謹也大抵税賦宜及早輸納不使違期差役合依理承認不須妄料以至交易尤當審細須防卑幼寡婦重疊私取之類致有違礙又須錢物過度牙保契要之類凡事分明具帳取問親鄰依限投印契書即時交業抱税無紐債負以准折交易無擡虛價以蒙昧親鄰無詭名隱寄以避免賦役無廣作

四至以包占他業抱稅則盡其數不可使少抱未抱則還其錢不可使代納已典而就賣者酬其價限滿而取贖者聽其贖理曲而被訴者還其業其或理直而有爭競則當聞之於官不可强種强割强種强割勢必鬬爭忽有殺傷必遭刑敗至於分析財產務在和平寧可敦篤親屬損已分以資骨肉不可爭訴州縣竭家貲以奉吏胥如前數事苟能謹守力行無貪小利而不念大患無見目前而不恤後來無爭虛氣而不思實禍如此則

追呼不至其門刑責不及其身在家無耗費之財與人無爭忤之怨豈不樂哉 彭仲剛續編

積陰德

人之所以能安身立家長育子孫者不可但恃其智力而已必積行陰德而後為天地之所祐鬼神之所福則其身康强其家昌盛其子孫逢吉尚惟矜恃智力多行不義不祐於天地不福於鬼神未有不禍敗而覆亡也若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故陰德不可以不修也夫所

謂陰德者何也知善之可欲而力行之知不善之不可為而不為不求知不責報不以隱顯二其心夫是之謂陰德能行陰德者不矜智以詐愚不逞勇以苦怯不恃强以陵弱不挾衆以暴寡不以口腹之欲而戕殺物命不以已私之利而妨害他人凡事之有負於心有害於物者皆不忍為也凡事之有便於人有利於衆者皆所樂為也寧可輸人便宜不可討人便宜苟能如是豈不為天地所祐鬼神所福哉如近世所見人行數事皆獲

善報或平價糶穀求濟饑民或高償置產深憐失業或
得業即時受税不使虚掛名籍或買業亦許收贖不欲
奪其祖產或周旋族黨閭里極其歡心或存撫鰥寡小
弱時加賑恤見人不善委曲勸誨閒人禍患多方救解
修橋道以便行人築堰埭以利農畝散藥食以濟病人
為粥食以食餓者憐男女之無歸而為之婚嫁憫旅喪
之不舉而為之津遣收棄子於路而養育以俟其長拾
遺物於道而標記以待其取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往往

身獲壽考家道興隆子孫蕃盛陰德之報豈誣也哉彭仲剛續編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此易辭也易六十四卦凡事不言必獨坤之文言論積善有慶積不善有殃斷以兩必字言之以其效之必應也夫聖人言積善不於他卦而獨於坤卦者以坤屬陰一元之善在坤為陰德也積陰德者必有福慶不積陰德者必有禍殃蓋人有一二善未必便有善報左氏傳曰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

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然今日作一善明日作一善積之不已人欽神相福慶必來今日作一不善明日作一不善積之不已人怨神怒禍殃必至故聖人繫辭又申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成名即慶也滅身即殃也豈惟身名而已哉易之所謂餘者言其殃慶尚及子孫也前漢于公為縣獄吏嘗曰我治獄多陰德未曾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陳平封曲逆侯嘗曰吾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亦已矣至曾

孫何而絶夫于公隂德之多善之積也雖身為縣吏而子孫至於丞相則善之有餘慶誠可必矣陳平隂謀之多不善之積也雖身為將相而子孫至於絶滅則不善之有餘殃亦可必矣以是觀之則善與不善顧在人所積何如耳而餘慶餘殃皆於子孫見之人又何苦不為善而為不善耶雖然聖人於益之大象又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象辭亦以有慶言之然則積善固有慶也遷善亦有慶也積不善之家有能悔過

洗心向善亦可轉禍為福如近世信州周才美家其子娶婦賢德能幹翁令分管家務付與斗斛秤尺各有兩件諭以所用出納輕重大小長短名色其婦不悅拜辭舅姑不願為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謂妾之所出枉負其辜翁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苟可供伏臘何遽辭去婦曰公平日所為有逆天道妾心有媿居之不安翁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年數若干翁曰約計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此侍奉若許以小斗量

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秤長尺賣物以酬前日欺瞞之數果能如是妾即頓留翁感悟欣然許諾其婦後生二子皆少年登科嗟夫才美何如人也改過自新尚獲賢孫之報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才美有之因併舉以為世俗勸

附倪尚書恩勤積陰德文

夫積土成山積水成池陰德之在人也亦然于公治獄不究而子孫以興孫叔敖埋蛇去害而其身以貴報應之理捷於影響夫所謂陰德者非獨富貴有力者能為之尋常之人皆可為也世有樂施者施棺槨砌水井修橋路行此等事固其一念之善然作用彰彰在人耳目此乃為陽德也惟能廣推善心務行方便不沮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揚人之過

人有害之吾濟之人有患難吾救之人有仇讐吾解之不大斗衡以倍利不深機穽以陷物隨力行之如耳之鳴惟己自知人無知者此所謂陰德也隋李士謙之語今日為之明日又為之今歲作之明歲又作之則所謂積者如是而已豈有甚高難行之事哉然世之人鮮有能至焉者以其未知存心故也苟能以存心為先開方便之門行正直之道不望報不邀功則天之報也殆見福壽增崇門户昌盛子孫光顯有不可得而辭者矣佛氏有言修善因結善緣永得人身生生富貴代代榮昌又曰作福相似來生我家與我同志勉之可也又曰好陰地不如好心地好住場不如好肚腸心地肚腸好子孫代代昌心地肚腸惡子孫代代殃君不見無限朱門生餓殍幾多白屋出朝郎豈因風水能如此蓋為前人行短長風水人間不可無亦須陰德兩相扶若無陰德憑風水再生郭璞也

難圖　應俊續編

擇朋友　案此一條係左梓所補今低一格書之以別於前

竊謂友者所以輔仁也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資友以成其德人徒知朋友居人倫之後而不知為當先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所以有義有親有別有序者非朋友相與講明之鮮有能盡其道者矣是以古之聖賢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自世教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倫所以廢墜者豈有他哉蓋朋友道缺無有以相與輔成之故也且人生而蒙長無

師友則愚推明義理指引塗轍者師之功也而其所以漸摩誘掖講學明倫以成德性者朋友之力也從師固不可不擇而交友尤不可不擇也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韓子曰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趙典不交非德陸龜蒙不交流俗邴原至汝南止交范孟博李膺居潁州獨友陳仲弓是數者皆知所以擇交也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此正所以教人擇交也奈何後世交友者直諒多聞者反見踈便辟善柔便佞者反見親其不幾於侮聖言乎唐宰相王珪

少與房杜善母李氏曰而必貴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母大驚敕具酒食宋客學張奎弟客省元母宋氏親教二子讀書客至輙於牕間聽之客與二子論文學政事則喜為設殽饌或閒話戲謔則不設也蓋氣習美惡最能移人趨向茍差成就頓異可不慎歟二母婦人也尚知此義況男子為人父兄者可不知此乎或謂人之禀質各有不同質美者雖與不善者同居自知為善不肯為惡

如其不美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殊不知人性相近習則遠矣彼其天資粹美自止於善不為流俗所變者能幾何人下此一等尚求益友相與切磋琢磨質稍美者可使進之於善惡者亦可使化而為善也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則與之俱化豈虛語哉此其交朋友不可以不擇也雖然以予觀之友義之所以失亦由學者有以致之也古之學者平日所與講明無非人倫日

用所當然之則所以然之理善則相勉過則相規今之學者専尚華靡釋居較藝爭長競短互相排毀終成讐釁朋友之義既無況能講夫人倫日用之道哉欲其士風民俗之厚也不亦難乎使其後生晚學無所效慕不知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義所當講明而乃棄本趨末習為浮躁之歸果何益哉甚至忘義徇利相誘習吏刻剥善良雖鄰里親戚亦鮮不為之呑噬君子之學果如是耶其有不然者則相與好閑游

手破蕩家產始則拍肩握袂執俗樂學歌舞晝夜酣飲遊戲無度終則賭愽姦偷靡所不為㦲及其身以累其親不孝不義罪莫大焉言而至此良可太息為士民者習已成俗縱不知愧寧不為州縣恥耶祥忝贊潮郡日觀訟牒違理犯義之事比比皆是原其所由豈非交游之不擇講明之無素使然乎故不能自已於言凡爾士民幸而察之著之於心行之於身誨而子弟諭乃鄉鄰使人皆知向善背惡同為君子之

歸海濱鄒魯之風以漸而復顧不美哉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録監生臣汪本中
謄録監生臣章　倚